

博士生论坛

《迈克尔,一首牧歌》中的土地保有与“土地情感”

刘九洲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新历史主义批评从土地保有制度入手,认为华兹华斯在《迈克尔》中有意模糊湖区经济现实,声称该诗是“置换历史”的伪牧歌。但通过文本与史料的互证,追溯湖区习惯保有土地的法律形态及其历史沿革,可以发现诗歌并未扭曲经济事实,反而真切呈现了自耕农在代际传递与易主罚金双重压力下的处境。由此可提出“土地情感”这一诗学概念:它由叙事框架、意象构建与象征手法交织生成,在诗中凝聚为一种情感结构。借助这一诗歌转化机制,华兹华斯将人与土地的物质关系转化为可感的情感体验——土地不再只是占有对象,而成为承载伦理记忆的意义载体。《迈克尔》并非置换历史的伪牧歌,而是一种将历史经验熔铸为情感结构的诗歌实践,在父子离散与羊栏未成的悲剧中,让“朴素生活”升华为“高尚思想”的生成空间。

关键词:《迈克尔》;土地保有;土地情感;诗歌转化;华兹华斯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199-11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16

0 引言

华兹华斯在《迈克尔,一首牧歌》(*Michael, a Pastoral*)(以下简称《迈克尔》)一诗中是否刻意模糊了英格兰北部湖区土地保有(land tenure)问题,是新历史主义学者攻击诗歌中湖区自耕农形象可信性问题的突破口。罗杰·赛尔斯(Roger Sales)和大卫·辛普森(David Simpson)将立论建立在《坎伯兰郡农业状况概览》(*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Cumberland*)等不完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宣称华兹华斯对湖区农业经济状况“做了假账”(cooked book)(Sales, 1983: 55),声称《迈克尔》是“置换的诗歌”(a poem of displacement)(Simpson, 1987: 9),而不是“对天性的忠实摹仿”(Selincourt, 1967: 315),似乎掏空了该诗的现实性基础。正如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所言,这种政治化解读让诗歌阅读变成了“一种封闭的、主题单一的阅读,让所有的诗歌都笼罩在批评暮色中”

作者简介:刘九洲,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文论研究。

引用格式:刘九洲.《迈克尔,一首牧歌》中的土地保有与“土地情感”[J].外国语文,2026(4):199-209.



本刊微信公众号

(Abrams, 1989: 370)。

那么,华兹华斯是否对迈克尔家的土地保有情况进行了模糊处理?祖传田产传到迈克尔时为何负债累累?《迈克尔》究竟是对天性的忠实摹仿还是对历史进行了置换?20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在《坎伯兰威斯特摩兰考古与古物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 Archaeological Society*)发表了众多湖区土地保有研究成果,为重审该问题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段义孚(Tuan Yi-Fu)将“恋地情结”(topophilia)界定为“人类对地方的爱恋”,认为这种情感联结经由身体反复接触、感知经验与日常实践,逐渐凝等为持久的纽带(Tuan, 1974: 4, 92-95),这为理解人与土地的情感关联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中提出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概念,即特定历史时期中正在形成但尚未凝固为社会制度性表达的情感与经验形态(Williams, 1973: 12-13),也为理解文学如何承载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参照。

近年来,埃尔特林厄姆(Eltringham, 2022)以《迈克尔》为核心文本,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了坎布里亚山区圈地运动、景观诗学与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关系;曼农(Mannon, 2022)从农事诗传统出发,认为《迈克尔》更新了维吉尔的农事诗模式——华兹华斯以充满情感的叙事取代传统的描述与训诲,将根植于劳动中的切身经验确立为人与土地关系的核心价值;格罗弗(Glover, 2023)则从“地方精神”概念切入,探讨华兹华斯诗歌中地方精神与诗歌表现之间的张力。这些研究虽然拓宽了解读该诗视野,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诗中的土地并非只是外在财产,其内部还运行着一套情感生成机制。湖区土地保有的法律形态如何塑造了诗中的情感结构?历史实在又怎样经由诗学形式转化为读者可感的情感经验?这类系统考察至今仍付阙如。

既有研究或纠缠于史料真伪,或侧重生态伦理与文类传统,均未触及华兹华斯如何在诗学层面将“土地”由财产范畴转化为情感结构。本文通过文本与史料的互证,澄清湖区土地保有的事实基础,继而分析叙事框架、意象与象征如何协同作用,将物质关系转化为情感结构。由此提炼出“土地情感”这一概念,揭示历史经验在诗歌中转化为可感形式的机制。张旭春指出,《迈克尔》是一首“追问生死、丧失以及存在终极意义的哲学牧歌”(张旭春, 2021: 20-21),准确揭示了其形而上维度。本文进一步指出,《迈克尔》的根本追问之所以触动人,是因为诗人将具体的土地经验转化为依恋、守护与丧失的可感情境,使抽象的生存命题得以具象呈现并为读者所感知。华兹华斯并未在诗中简单再现土地的财产属性,而是借助叙事与意象的诗学操作,将土地塑造为承载代际伦理与情感的结构性的媒介;牧歌传统的价值逻辑也随之从“占有”转向“延续”。

1 土地保有的历史语境

新历史主义学者曾在华兹华斯诗歌与福克斯信札中寻找文本裂隙。1801年1月14日,华兹华斯致信议会反对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首次用“Statesmen”指称北方自耕农:“就我所知,这个阶层的家庭现在几乎只有在英格兰北部才有……他们继承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点点土地。”(Selincourt, 1967: 312-315)然而,检索《华兹华斯诗歌词语索引》和《德尔斐华兹华斯作品全集》发现,除福克斯信札和普尔信札外,诗中并未用 Statesman 或 statesmen 指自耕农,而华诗中的 Statesman 均指“政治家、政客”。在《湖区指南》中,华兹华斯以“estatesman or farmer”指称北方自耕农(Wordsworth, 1970: 90);在其回忆录、信札以及其妹妹多萝西的日记中,则用书面语 yeoman 或 yeomanry。据湖区历史学家马歇尔(James D. Marshall)考证,“statesmen”在口语中使用,而教区档案、土地契据和庄园法庭卷宗中多用 yeoman(Marshall, 1972: 249)。研究英国历史的学者钱乘旦在《英国通史》中将 Yeoman 音译为“约曼”,Yeoman Farmer 译为“约曼农”,将 Villein 译为“维兰”,statesmen 则译为自耕农(钱乘旦, 2016: 184)。据阿特利考证,“可将英格兰北部湖区的 statesman 称为 yeoman”,但其他地区的 yeoman 不会用 statesman 称之(Uttley, 2007: 121)。由此可见,statesman 与 yeoman 并非两种身份范畴,而是同一群体在不同语域的称谓。华兹华斯在信札中使用口语称谓,在诗歌中采用书面语,这表明华兹华斯非常了解湖区社会的具体情况。新历史主义批评以此用语差异提出的“置换”指控,忽视了湖区语言实践的实际情况。

湖区土地保有源自“边民役务保有”(Border Tenure)沿袭下来的“习惯保有”(customary tenure),保有人享有不同于南方“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的权利(tenant right)(Jones, 1962: 198)。湖区因地处英格兰与苏格兰边境,1603年前,土地保有人除缴纳年租外,还需“选派人员、配备武器,为国王征战”(Collingwood, 1925: 137)。湖区自耕农保有的土地,在法律上虽非自由保有,但其实质和地位接近自由地产,保有人可继承、买卖、抵押或转让,但在易主时需到庄园法庭备案并按习惯缴纳土地易主费(Fine on the succession or alienation of the estate)。1794年,普林格(Pringle)在《威斯特摩兰郡农业概览》中即用 Statesman 指称湖区小土地所有者,证实“威斯特摩兰郡大部分土地由约曼农阶层拥有”(Pringle, 1794: 18)。由此可见,《迈克尔》中描绘的自耕农与其土地保有具有坚实可信的历史实在性。

新历史主义批评学者赛尔斯认为《迈克尔》是伪牧歌(crooked pastoral),宣称华兹华斯对湖区土地保有“做假账”(Sales, 1983: 55)。辛普森声称华兹华斯“有意模糊了”自由持有农与习惯持有农的区别(Simpson, 1987: 86)。然而,被赛尔斯奉为“历史证据”、被辛普

森当作“事实”的《坎伯兰郡农业概览》缺乏坚实可信性。委派撰写报告的“农业委员会”(Board of Agriculture, 1793—1822)是一个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行业协会(Clarker, 1898: 7-12),仓促任命的撰写人并不具备专业资质。据同时代农业专家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考证,“在坎伯兰郡,他们并不熟悉当地情况。对于他们提供的材料,我们应谨慎对待”(Marshall, 1818, Vol 1: 160-161)。

然而,绝不能据此将湖区想象成没有剥削的乌托邦。在《迈克尔》中,路加(Luke)临行前,老迈克尔追忆道,“……孩子,回顾我漫长的岁月,/过去六十年中,我所得甚微。/土地传到我的手中时是背负着债务的,/四十岁之前,我所继承的家产中,/属于我自己的还到不了一半。/我不辞辛劳,上帝保佑我的劳作,/三星期前,这土地曾归于我们所有,/仿佛他无法忍受另一个主人。”^①(382-389)虽然湖区习惯保有额定地租极低,“每英亩每年所交的地租只是一个熟练的石匠、木匠一两天的工钱”(Jones, 1962: 204),但当土地易主时须交纳易主罚金,“罚金金额往往是地租的很多倍”(Duxbury, 1994: 201)。40岁的迈克尔继承祖传土地需交纳土地易主费,“这笔费用来得突然,金额巨大,如没有积蓄,往往需要借贷或者抵押”(Jones, 1962: 198-223),需要迈克尔多年才能付清本金和利息。可见,华兹华斯不仅没有掩盖真相,反而在诗歌中呈现了湖区自耕农土地上承载的负担与苦难。所谓“置换历史”的判断,建立在不稳固的史料与术语误读之上,不足采信。

2 从土地问题到“土地情感”

上文循着新历史主义的逻辑和路径追问湖区土地保有情况,澄清史实并非要去证明《迈克尔》就是一本湖区土地账的脚注,或是某个自耕农家庭生活生活的写照,但通过历史考据,可以发现迈克尔一诗中的土地问题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在英格兰,拥有自己的土地,辛勤耕耘的约曼农,从中世纪到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整个时期,被视为乡村社会的脊梁。英国有一句谚语,“宁为约曼头,不做乡绅尾”(Campbell, 1968: 21)。拥有至少产值40先令的自有土地,不只是财富门槛,是一种身份象征,更是一种精神象征。约曼农比征收地租的庄园领主、土地贵族、大地主更了解自己脚下的土地,有更深厚的土地情感;比受别人指挥而劳作的农夫(husbandman)和承租庄园领主土地的佃农(tenant farmer)有更多的自由和主人翁意识。他们“应时而作,辛勤耕耘,将土包变面包,将大荒变大仓”(Campbell, 1968: 361)。土地不仅是经济独立的保障,也承载着传统农耕美德。

1799年12月20日,华兹华斯兄妹回到湖区安家格拉斯米尔后,他们发现:“在这里,

① 本文所引诗歌 *Michael, A Pastoral* 采用 1800 年版《抒情歌谣集》中的“Michael, A Pastoral Poem”(see William Wordsworth, *Lyrical Ballads and Other Poems*, 1797-1800, eds. James Butler et al.,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后文中出自该诗集的引文,将随文标出所引诗歌出处诗行,不再另注)。本文对《迈克尔》的翻译参考了秦立彦译本(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叙事诗选》,秦立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劳动的人保持着/一种红润的气色,他只服务于/自己居住的家或者广阔的土地,/他是自由民,因而是健全的。”(《安家》:439-443)他相信“乡村生活的节奏能培养人的荣誉感、正直和美德”(Gravil, 2015: 213),便决定用“动听的诗行”(《安家》: 632)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1800年是华兹华斯诗歌创作上的丰收之年,年初创作了关于自耕农的故事《兄弟》(The Brothers),年末创作了《迈克尔》,其间,还作了多首以“地点命名的诗歌”以及生前逝后均无意发表的《安家格拉斯米尔》前四百余行。这些诗歌都关乎脚下土地,这片土地绝非简单的财产问题,而是塑造体格、铸就品质的场所,是家庭独立、幸福生活的保障,是绘就家庭关爱画卷的地方。有学者曾指出,华兹华斯是一位为“人类的生存提供道德经验”(吴笛, 2025: 2)的诗人。

《迈克尔》并非诗人纯粹想象的产物,也源自华兹华斯对自耕农的了解与共情。自耕农与牧羊人对华兹华斯而言,并非一个文学母题,而是他家乡活生生的人,是世代栖居在湖光山色、天光云影间的普通人。华兹华斯出生在坎伯兰郡北部科克茅斯(Cockermouth)一个中产家庭,九岁丧母,在湖区南部兰开夏郡北部霍克斯海德(Hawkshead)文法学校上学时,与两个弟弟(John, Christopher)和堂兄(Richard)寄宿在安·泰森(Anne Tyson)家中(Jay, 1970: 3)。少年华兹华斯周围“大多是牧羊人、农民、铁匠、鞍匠、鞋匠、木匠、采石工,以及神秘的烧炭工、杂货商店老板、商人、客栈老板和温德米尔湖上(Windermere)的摆渡人。这些普通人栖居一地,各司其职,身上拥有一种稳定恒常的价值”(Gill, 2020: 33)。可以说,照顾华氏兄弟的泰森老太太就是这些价值的最好体现。她正直善良、待人宽和,充满慈爱,能识文断字,哪怕在炉火边打盹,也抱着一本圣经。正是她慈母般的关爱温暖了华兹华斯的童年。泰森年轻时曾在湖区腹地格拉斯米尔附近的莱德尔的罗德家(Knotts of Rydal)做家政服务。在那里,她“听说了格拉斯米尔老牧羊人的故事”(McCracken, 1984: 38),后来便讲给华兹华斯这帮小孩子听。华兹华斯并非简单“记录”习惯保有农的经济压力,而是通过特定的诗学机制,将历史实在转化为一种可被感知的情感结构。因而,迈克尔对土地的情感,并非18世纪湖区自耕农情感状态的直接复现,而是诗人选择与组织后生成的一种诗性转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土地情感”(landed feelings)这一分析性概念,用以指称文本中生成的情感结构。它既不同于自耕农对土地的经济依附,也有别于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Tuan, 1974: 4, 92-95)和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Williams, 1973: 12-13),而是由诗学形式中介生成的一种“可感性结构”。其生成机制主要体现为叙事框架、意象组织与象征建构的协同作用,即诗歌将人与土地的物质关系转化为可被感知的情感经验。华兹华斯在致托马斯·普尔(Thomas Poole)的信中曾表示,他意在表现一种兼具“爱子”与“爱土”的情感形态(Selincourt, 1967: 322);在《迈克尔》中,这种情感并非现实经验的直接摹写,而是

通过叙事推进、意象组织与象征凝聚获得其可感性。下文将从废墟叙事、意象机制与羊栏的未完成性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3 土地情感的诗学生成

如前所述,《迈克尔》源自湖区口头传统中的真实故事。1800年10月11日,华兹华斯沿青源溪上行,寻访已然倾圮、呈不规则心形的羊栏(sheepfold)(Moorman, 1971: 44-45)。据多萝西日记所载,他多次重返废墟,并非只为采风,而是借实地踏勘激活儿时的故事记忆,再度经由“自然之物那种/温和的力量”(29-30)去体认迈克尔的强烈情感,沉浸思索“人,人心,人的生活”(32)。这卷“小史,/朴素而简单”(33-34)(a history/Homely and rude),诗人坚信能愉悦“不失天真的心灵”(36)。诗人并未按时间顺序铺陈家道中落,而是创造叙述者“我”,引读者先见废墟,再溯往事。这一“观看—回溯”框架将传记材料转化为形式结构,并非单纯的视角转换,而是一种决定性的结构重塑。若取线性叙事,情感便依附于情节推进;华兹华斯的做法却是:“让读者先见散落的石块,再知它们曾是垒砌羊栏的原石,承载父子间所立的‘约’(covenant)——但无论你遇到/怎样的命运,我都会一直爱你;/直到把对你的记忆带进坟墓。”(425-427)迈克尔对儿子永不止息的爱,在废墟与家族小史之间的张力中,在观看者的回溯性凝视中得以具象化,散落的石头拢聚起爱孩子、爱土地的情感世界。诗人并不直接描摹情感,而是通过特定形式在读者心中唤醒情感体验——一种由结构本身生成的情感,此即华兹华斯叙事艺术精妙之所在。

由此,《迈克尔》中的“土地情感”既非单向的人物依恋,也生成于观看者面对遗迹时的回溯性经验:散落溪畔的羊栏石块拢聚起一个温润的故事。叙述者引领读者先见废墟,再入往事,在凝视未完成羊栏时体认粗朴石头所承载的情感。情感的强度并不完全依托情节推进。正如华兹华斯在1800年《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言:“并不是行动、情境给予感情以重要性,而是情感赋予行动、情境以重要性。”(Owen et al., 2008: 148)叙事框架先行确立了情感在结构中的优先位置。那些散落的石头是一个具体言语行为——“约(covenant)”的物证,此约极具精神性与宗教感,具备盟约结构:无条件性(“无论你遇到怎样的命运”)、持续性(“一直”)、终极性(“直到把对你的记忆带进坟墓”)(425-427)。羊栏本是迈克尔与儿子共同垒砌的,石头便是这份盟约的见证。其深层意蕴在于:羊栏倾圮而“约”不灭——石头可以散落,父亲的爱却经由“观看—回溯”结构在读者心中被重新拢聚。这种“废墟中的不灭”,正是华兹华斯以最朴素的形式所抵达的最深沉的悲剧力量。

华兹华斯借石头——自然之物的“温和的力量”——进行潜移默化的启示:石头无言,溪水不语,却在凝视与追忆中逐渐释放情感的意义。与之相应,“观看—回溯”的叙事结构同样让意义在读者的回溯性凝视中缓缓生成。自然物的运作方式与叙事形式的运作方式

异形同构:石头与溪水以沉默的在场传递“温和的力量”(30),华兹华斯的叙事也拒绝直接倾诉,而是让意义在阅读中自行涌现。二者共享一种审美的伦理:不强制,不灌输,以温和的方式让情感与意义自然生成,指向一种有价值的目的(Owen et al., 2008: 124)。诗歌由此成为抵御时间侵蚀的庇护所。羊栏可以倒塌,石块可以散落,但迈克尔对儿子所说的那段话,经由华兹华斯的诗,永久保存在语言之中。诗歌在此承担起近乎盟约的功能——以语言为材料,为凡人的情感筑起一座比石头更坚固的纪念碑。“废墟中的不灭”既是迈克尔父爱的品性,也是诗歌所许诺的永恒;而这永恒并非宏大叙事的专利,恰属于“小史”、属于“朴素而简单”之物。

华兹华斯在这一土地情感叙事结构中,反复凸显人与地的对应:山岭与风暴塑造其体魄与意志,溪流与谷地涵养其感知与判断,群山遂成记录其“艰辛、本领、勇气”的册页(69)。即便年逾80,迈克尔仍“身体康健,精神矍铄”(43-49),人的存在与土地形成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结。诗中的“恋地”并非经验再现,而是一种语言建构:对地貌与劳作的选择性书写,为人物后来的伦理抉择铺下情感底色。正如华兹华斯所言,乡村生活使“基本情感”得以生成并成熟(Owen et al., 2008: 144)。诗中主人公迈克尔直面经济压力,坚韧担当:他为亲人担保,坦然直面债务,坚持守住土地传给后代(253; 255-257)。在此意义上,土地不再是单纯财产,而成为凝聚家庭记忆与伦理情感的结构性载体(Selincourt, 1967: 315)。

华兹华斯以意象为中介,将土地从物质存在转化为情感象征。迈克尔脚下的土地是“对清白收益的笃信”(the certainty of honorable gains)(74)的实底。华兹华斯认同福克斯的话:“所有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莫过于穷人的财产。”(Selincourt, 1967: 315)是时,湖区自耕农依然保存着“勤劳、朴素、诚实、满足于朴素而健康的食物的古老遗风”(Bouch et al., 1961: 336)。迈克尔一家在田地里比太阳更勤勉地劳作,夜幕降临时在烟囱旁挂起一盏灯,“两人又都操起/方便做的活计,在壁炉的旁边,/他们的双手也没有片刻清闲,/他们或是为主妇的纺锤梳理羊毛,/或修理损坏的连枷,大小镰刀”(106-111)。这盏灯“年深月久,同所有同类相比,/它为人效力的时间是最长的。/每到傍晚它就会亮起,直到深夜,/伴他们度过了数不尽的时光”(117-120)。“那房子的灯光在这一带是有名的”(136),如同夜空中悬挂的“长庚星”,成为垂范乡邻的明灯。虽然年复一年,日子并未变得“轻松或快乐,/但他们怀抱着目标与希望,/本本分分地过着勤勉的生活”(123-125)。华兹华斯将日常灯光与天空中的星光并置,并非赋予迈克尔一家某种超验意义,而是借此使平凡劳动呈现出一种庄重而可感的形态。这正呼应了他在《序言》中所言“使平常之物以不平常状态呈现在心灵面前”:灯光之“有名”,并非诗人所赋予,而是社区生活中积淀的伦理认同。由此,日常劳动在意象的组织中超越了功利层面,显露出更深的意义。雷尔夫(Relph)曾指出,现代性带来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使人丧失了对具体地方的情感依附,导致生

存经验的平面化和均质化(Relph, 1976: 79-83)。而迈克尔一家的生活凸显“地方”作为存在根基的重要性: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失去安身立命之地,家庭独立性亦随之削弱。

在迈克尔的生命经验中,爱土地与爱孩子并不是两种可以分离的情感,而是同一种生命冲动的两个维度。这种情感与自耕农—牧羊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却并非鄙俗的私欲。华兹华斯在此揭示了一种深层的情感生成逻辑:迈克尔对土地和路加的爱,首先根植于生存需求,但在日复一日的亲子劳动中,在父亲与自然风土的滋养下,这种本能被升华了——它超越了单纯的财产算计,生成了一种近乎神圣的亲密感。正如诗中所言,这些情感能“提升人动物般的存在,凭自然仁慈的襄助,不竭的襄助,/将自私提纯——尽管他们源于自私——/并以爱的力量,救赎了本来与它们/相纠缠的个体的焦虑”(《安家》: 674-677)。由此,“土地情感”的伦理品质并非外在的道德规定,而是从朴素的生存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情感形态。

华兹华斯并未让迈克尔直接诉说对路加的爱,而是将这份深情编织进土地上的亲子互动中。迈克尔深爱他“一只脚踏进坟墓里”(92)时生下的独子,这份爱是“出自于本能的温情,/那同一种不假思索的精神力量,/他存在于世间万物的血液之中”(151-153)。正因如此,这个“生性严肃而坚强”的男人,也能像“女人般,怀着耐心做温柔的琐事,用手轻轻地推动摇篮,像女人一样侍弄路加,逗孩子取乐”(150-168)。在土地上,父爱不是抽象的情感宣言,而是陪伴——与自然一道塑造孩子的体格。路加五岁时,迈克尔为他削制了牧羊人手杖,让他“站在大门或豁口处,/拦挡羊群,或让羊群调转方向”(198-199);十岁时便带他上山,父子俩“不畏辛苦、也不畏疲惫的路途”(206),“从儿子身上,/发散出情感,发散出难言的气息,/于太阳而言是光,于风而言则是音乐”(210-214)。手杖在诗中虽着墨极简,却承载着父亲的爱子深情:它既是工具,也是独立劳作的能力象征。

华兹华斯既写拥有土地时的依恋,也写失去土地后的情感断裂,二者共同构成“土地情感”的完整形态。祖产一旦丧失,家庭与土地的纽带随之瓦解,父子分离与情感淡漠相继发生(Selincourt, 1967: 313-314)。对迈克尔而言,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财产流失,更意味着家族记忆与父子情感的物质载体被连根拔起。在此意义上,“土地情感”成为抵御现代性“无地方性”的最后一道家庭防线。即便路加离乡沉沦,迈克尔仍以无条件之爱承受创痛,正是至死不渝的父爱让“本来令人伤心欲绝之事”变得可忍受(458-459),并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坚守与儿子的约定(424-427)。羊栏是这一情感结构的核心象征:既为劳动设施,亦为父子之“约”的物质载体。其“未完成性”具有决定性的美学意义——所爱之人虽不在场,爱却在未竟之事中获得持存。土地情感的本质不在占有,而在延续:它凝聚于持续的劳作与记忆,成为人最后的尊严与意义。借助以丧失为前提的叙事框架、意象的象征化凝聚,以及爱土与爱子两条情感线索的交织,《迈克尔》完成了从土地财产到情感结构的诗学转

化,让土地从可转让之物变为承载代际伦理与记忆的结构性媒介。“土地情感”的分析效力,在于它揭示了情感如何在具体的生命经验中生成、延续,并凝结为不可消解的形态。

华兹华斯以叙事框架与核心意象的协同,建构了“土地情感”的文本世界,使“朴素生活”成为“高尚思想”的沃土,践行了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为诗人设定的使命——培养读者感知心灵之美与崇高的能力(Owen et al., 2008: 150)。在《迈克尔》中,读者随叙述者由废墟步入往事,在失去儿子的体认中把握到的,并非土地制度的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制度的心灵品质:扎根土地,以爱延续,纵使儿子沉沦,父爱也无可摧毁。“朴素生活,高尚思想”由此不再是诗中的金句,而化为可感的情感形态。以雷尔夫的“无地方性”概念(Relf, 1976: 79-83)为镜,可见华兹华斯在工业时代之初,便以诗学形式保存了一种濒临消逝的人地关系——这并非制度层面的回应,而是在读者心中开辟出一片可栖居的情感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情感”成为哲学牧歌与历史经验之间的中介。既有研究多从生态伦理或农事诗传统切入(Eltringham, 2022; Mannon, 2022),又关注土地中究竟生成了何种情感?本文则进一步追问,这种情感如何经由诗学形式被建构为可感的文本结构?两种路径的汇合,恰好揭示了《迈克尔》的根本转化:土地从财产范畴转化为情感栖居的结构。

4 结语

自威廉斯揭示史与诗纠缠以来,《迈克尔》中的土地问题常被视为检验诗歌真实性的重要入口。相关史料争议一度聚焦于某些历史文献,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充当直接证据,仍有待审慎考量。湖区土地制度的历史脉络表明:威斯特摩兰与坎伯兰地区的确存在一种由边境役务保有延续而来的习惯持有形式,它既赋予土地继承以相对稳定性,也将易主罚金的压力集中在代际传递的关键节点上。华兹华斯并未在《迈克尔》中置换历史,而是呈现了制度结构下个体所承受的苦难。由此提出的“土地情感”,既不同于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也有别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是由叙事框架、意象组织与象征建构共同中介而成的一种可感的情感形态。在《迈克尔》中,土地不再是可计量、可转让的财产,而成为代际伦理与情感记忆的载体——华兹华斯由此悄然改变了牧歌传统理解土地的方式,使土地的价值从“拥有”转向“延续”。诗的结尾凝练地呈现了这一转向:“直到他死,羊栏也没有垒成。”所爱之人已然不在,石舍终将倾圮,劳作的痕迹也注定被时间磨平。然而在这未完成的羊栏之中,父亲对儿子的承诺并未撤回,爱也未曾终止——它只是转换了存在方式,附着于那座终未垒成的心形结构,在记忆与诗句中反复激活。羊栏会散落,长庚星会隐没,农舍亦将坍塌;但经由诗歌形式中介的情感仍在流动,不再依赖占有而延续。讨论“土地情感”,既不止于澄清一桩史料争议,也不只为既有理论增添个案。文学并非历史经验的直接再现,而是一种将经验转化为可感、可传递结构的形式实践。经此转化,土地从来不是未经

触动的自然对象,而是生活、劳作与记忆的情感载体。

参考文献:

- 钱乘旦. 2016. 转型时期:18世纪英国[G]//英国通史.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威廉·华兹华斯. 2017. 华兹华斯叙事诗选[M]. 秦立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吴笛. 2025. 论华兹华斯《咏水仙》中的生态伦理思想[J]. 外国语文(6):1-11.
- 张旭春. 2021. 《迈克尔》:一首牧歌?[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1(春):20-32.
- Abrams, M. H. 1989. *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ies*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Bailey, John & Culley, George. 1794.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Cumberland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Means of Its Improvement* [M]. London: C. MCRAE.
- Bouch, C. M. L. & G. P. Jones. 1961. *A Shor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Lake Counties 1500—1830*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Mildred. 1968.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y Publishers.
- Clarke, Ernest. 1898. *History of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1793—1822* [M]. London: 13 Hanover Square.
- Collingwood, W. G. 1925. *Lake District History* [M]. Kendal: Titus Wilson & Son, Printers.
- Cooper, Lane. 1911.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William Wordsworth* [M].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Duxbury, A. 1994. The Decline of the Cumbrian Yeoman Ravenstonedale: A Case Study [J].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 Archaeological Society* (series 2) (94):201-214.
- Eltringham, Daniel. 2022. *Poetry & Commons: Postwar and Romantic Lyric in Times of Enclosure* [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Gill, Stephen. 2020. *William Wordsworth: A Lif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over, William. 2023. “On poetry and geometric truth”: Wordsworth’s Genius Loci[J]. *The Wordsworth Circle* (1): 63-85.
- Gravil, Richard. & Robinson, Daniel. 2015.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lliam Wordswort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G. P. 1962. The Decline of the Yeomanry in the Lake Counties [J].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 Archaeological Society* (series 2) (62):198-223.
- Knowlton, E. C. 1920. The Novelty of Wordsworth’s Michael as a Pastoral [J]. *PMLA*(4): 432-446.
- Mannon, Ethan. 2022. Wordsworth’s “Michael” and the Imperilled Georgic: Questions of Agricultural Permanence[G]//Sue Edney and Tess Somervell. *Georgic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Working Land, Reworking Genre*. London: Routledge,122-135.
- Marshall, J. D. 1972. “Statesmen” in Cumbria: The Vicissitudes of an Expression [J].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 Archaeological Society*(72):248-273.
- Marshall, William. 1818. *The Review and Abstracts of the County Reports to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from the Several Agricultural Departments of England* [M]. Vol. 1. York.
- McCracken, David. 1984. *Wordsworth and the Lake District: A Guide to the Poems and Their Plac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man, Mary, ed. 1971. *Journals of Dorothy Wordsworth* [M].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man, Mary, ed. 1968. *William Wordsworth: The Early Years, 1770—1803*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wen, W. J. B. & Smyser, Jane, W. eds. 2008. *The Prose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Vol. I [M]. Tirril: Humanities-Ebooks, LLP.
- Pringle, Andrew. 1794. *General View of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Westmoreland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Means of Its Improvement* [M]. Edinburgh: Chapman and Company.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 Sales, Roger. 1983. *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80—1830: Pastoral and Politics*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élincourt, Ernest de, ed. 1967. *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Early Years 1787—1805*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an, Yi-Fu.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Uttley, D. 2007. The Decline of the Cumbrian Yeoman: Fact or Fiction? [J].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 Archaeological Society* (series 3) (7):121-134.
- Williams, Raymond.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dsworth, William. 1970. *Guide to The Lakes* [M].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dsworth, William. 1977. *Home at Grasmere* [M]. Ed. Beth Darlingt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Wordsworth, William. 1992. *Lyrical Ballads and Other Poems, 1797—1800* [M]. Ed. James Butler and Karen Gree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Land Tenure and the Landed Feelings in *Michael*

LIU Jiuzhou

Abstract: New Historicist critics have approached *Michael* from the angle of land tenure, arguing that Wordsworth deliberately blurs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the Lake District and dismissing the poem as a pseudo-pastoral that “displaces” history. However, a close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poe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tracing the legal form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ustomary tenure in the region—reveals that the poem does not distort economic facts but truthfully presents the predicament of Northern Statesman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generational transfer and heavy fines on alien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oncept of “landed feeling” is proposed as a poetic construct: generated by the interplay of narrative framing, imagery, and symbolism, it condenses the poem into a structure of feeling oriented towards generational continuity. Through this transforming mechanism, Wordsworth turns the material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 into a tangible emotional experience: land ceases to be a mere object of possession and becomes a carrier of ethical memory. *Michael* is therefore no pseudo-pastoral that displaces history; it is a poetic practice that cas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to a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in the tragedy of father-son separation and the unfinished sheepfold, makes “plain living” rise into the very space where “high thinking” is generated and sustained.

Key words: Wordsworth's *Michael*; land tenure; landed feelings; poetic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李小青